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近代中国人眼中的南洋

Nanyang in the Eyes of Pre-modern Chinese

钟少华

(ZHONG Shao Hua)

摘要

近代中国人, 开始睁眼注视新文明席卷的世界。他们承袭古人来到南洋, 发现南洋早已经大变样, 于是撰写出大量介绍南洋, 特别是介绍南洋华人的环境、文化、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著作。本文正是在浏览当年这些丰富的出版物中, 获得激情及认知, 并提笔整理前辈们的思路及行动, 还盼凸显当年南洋华人的种种融入当地社会的艰辛, 以及将中华文化特色与当地各色文化荟萃的成功, 为今天的后辈提供一种进步的途径。本文因篇幅限制, 内容集中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

关键词: 南洋、华侨、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侨、南洋华侨文化

Abstract

There is very rich connection in all aspects of spirit and life between pre-modern China and pre-modern Nanyang. The author gathered more than 1,000 kinds of materials about pre-modern Nanyang. From these materials, the author selected dozens of direct experiences written by Chinese who went to the Nanyang and described briefly what was the look of Nanyang in their eyes, such as pre-modern Nanyang ecology, 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Chinese social life (clothes, food, house, wedding, religion), poem

and dance of Nanyang people, the language and famous person of Nanyang. From the above aspects, it can be showed the grand occasion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Nanyang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Modern China and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一、前言

中文“南洋”一词里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中文里面对于“南洋”一带的认知，据明朝人的记载，是早在汉朝、唐朝时期就多有往来（张燮1937），甚至与传说中的马援南征有相当关系。在明朝则已经是正式官方交往，而中使郑和下西洋更是与南洋群岛建立经贸及文化的实质性合作，开拓了中国联络西方的重要航线。许多沿海民众自己乘船飘到南洋，为南洋群岛的早期开发立下汗马功劳。（后世称他们为“华人”或“华侨”。）延续到19世纪中期，直到1949年以前，即视为近代时期，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交往，南洋群岛就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要一站。时至今日，也不知道有多少近代中国人曾经来到过南洋群岛，他们为中国与南洋的交往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留下多少他们所见到的南洋印象？甚至有多少中国人就永远留在南洋了？笔者童年在广东与香港生活，对于南洋一直是磨不开的心结。近年偶尔翻阅近代中国人写的关于南洋的一些文献，更增无限惆怅。自知无力全面研究整理，但也许可以将其中部分介绍出来，以不负前辈们辛勤开拓之伟业，算是笔者的一点遥拜吧。（据友人朱大南先生检索说明，仅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目录，近代关于南洋介绍或游记等的文章，就有1700余篇。）

近代中文“南洋”、“马来”、“东印度”、“麻六甲”等等称呼，所指示的地域及内涵，由于翻译前后各异，其意思也具体有差别，但总体意思相近。笔者文中是以1915年中国出版的大型辞书《辞源》条目为关注的核心。例如其条目“马来”如下：

【马来】 Malay

(一) 地名。(甲) 半岛之称。在亚洲最南端，介于暹罗湾与满刺加海峡之间。分为暹罗领、英领（海峡殖民地）、马来诸国（英所保护）三部，面积约七万方哩。(乙) 群岛之称。指亚洲以南及东南之岛屿。我国谓之南洋群岛。范围甚大，自苏门答腊至满刺加皆是。或以腓力宾、巴布亚、及安达曼、尼古巴拉等，并与其列。除少数为英、葡、美所有外，余皆为荷兰之领地。

(二) 人种名。一名黄色种，又名棕色种。肤带黄色，外貌近似蒙古人。头盖与眼，近似高加索人。须髯甚少。居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就狭义言，为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土人之称。就广义言，则为太平洋诸岛及马达加斯加土人之总称。我国旧称之为马雷，谓为马援南征将士所雷之遗裔。¹

以上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眼中的南洋概念中，其地域有大有小，而且与中国有历史上密切的关系。笔者微力所见到的相关文献就已经颇多，本文限于能力，不能全面展示近代南洋各地区、各族人的自然状态，经济活动特色，社会人文生活习俗各个方面，只能在此蜻蜓点水式的略加介绍，并且是以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为主要引述史料的对象，至于婆罗洲、菲律宾、印尼等地的文献，则只好等待以后补述。当然，其中许多内容有相近之处。

南洋是南洋人生存、劳动、发展的地区。中国宋朝、元朝、明朝时期，就多与南洋发生各种交流。而从17世纪以来至20世纪前半叶，西方各个强权陆续来到南洋，夺得政治上的统治权。不过他们实行的是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建构成法律系统，也鼓励本地人（主要是华侨）发展经济生产，信仰自由等。本文将不涉猎近代南洋的统治权及法律等问题，以及其历史的演化。仅选下列一表，就看出仅马来西亚的统治权区分多么复杂：

		英属海峡殖民地	
	马来半岛 马来联邦		
		马来非联邦	英属北婆罗
		婆罗洲	-- 文莱
马来西亚		爪哇	沙撈越
		苏门答腊	
		东印度群岛 西里伯	荷属东印度
		摩鹿加	
		小巽达	-- 葡属帝汶岛
	马来群岛		
		菲律宾群岛……	美属帝汶岛

(李长傅1947: 3)

南洋地域广大，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多种矿产、物产，更处于中西交通的咽喉位置，当然涉及南洋经济状况的各个方面。其产品更与中国交往多多，本文对于双方经济交流的方方面面，也难以系统介绍，仅能有选择地表述部分。

本文主要介绍近代到过南洋（本文以马来半岛、新加坡为核心）的中国人，他们眼中所见，他们的体验，他们心中的认知，以及他们所写下了的相关文章。这些中国人中，有中国政府外交官、华侨工作者、学者、记者、以及旅行家等等，其中一些作者，在中国也是当年知名人士，他们以详实的言论，描绘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对于南洋的直接感受，特别是对于南洋华人的第一手描述。当年读来，就如写一家人般亲切，今天读来，倍感亲切。例如宋旺相先生著《星洲华侨百年史》中，就有如下几个记录：

“（辛亥革命成功后）北京光复的消息虽还未经官方证实，华人区的主要街道就已成为激动、热烈狂欢的地带了。到处都飘扬着红旗及新的蓝白色革命旗帜。满洲龙旗的焚毁仪式在朱烈街一家最大的华人银行门前举行。中街（Market Street）的爆竹纸屑，深可没踝，大小坡大马路上的爆竹纸屑也如地毯一样厚。成百成

千的华侨居民立即剪去辫子，而不管其头的前部尚无头发。有些最热心的还把留辫子的过路人硬拖入附近店里，让业余理发师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铁行公司（P. & O.）‘卫凡哈’号由欧抵星，搭客中有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随员，及革命军的新军事顾问Homer Lee将军。大批华侨及颇多欧人都群集码头，争睹此‘风云人物’。《海峡时报》描述他：‘健康极佳，服装朴素，白色衣裤和一顶帽子而已，完全不像一个轰动全球的大革命领袖。’若干当地侨领曾上船欢迎孙中山，他随即登岸于本德律陈武烈的寓所‘金钟’中。……”

“四月十四日（1896）中国特派全权大使李鸿章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加冕典礼，路过新加坡，随员五十三人，因而使新加坡居民有机会瞻仰一下这个中日战争的主角之一。在政府迎宾馆中的欢迎会中，总督特邀请四五十位侨领往谒李氏，但并不行磕头礼，而代以屈膝鞠躬。略事休息后，李氏即乘总督的马车前往中国领事馆，欢迎者有领事张承勋，副领事刘毓麟等。大宴会后，李氏又乘总督的马车游览星洲，继至‘本德米尔’余连城的花园，受极优渥的款待，后即往‘慕娘码头’登舟。”

（宋旺相1951：114-117）

本文所引文献，主要皆为19世纪后半叶至1949年以前中文出版的著作。这对于笔者来说，无疑是纸上鸟瞰近代南洋，实在是冒昧，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教正。

本文分列各章为：南洋生态；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生活；南洋人诗歌舞蹈；南洋华人语言。

二、近代南洋生态

南洋，作为一个概念，是地处亚洲最南端，由马来半岛及其他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如果算上划定的海洋面积，那可真是很庞大，自然属于

热带海洋性气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0世纪30年代在这儿居住生活的上亿的人口的生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其中原住民人数很少，绝大多数皆是由亚洲各地漂流而来的不同民族的人，而以中国沿海地区漂流而来的为多（广东来人多乘红头帆船，闽南人多乘青头帆船），占到人数的四成许。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劳动者，他们开垦着南洋富饶的土地，耕种着热带植物及开矿筑路，也从事经济运作，悠游地过着一个自然人的生活。

近代中国人关注并研究南洋生态的图书有一些，例如：

《华侨中心之南洋》上下	张相时著	海口海南书局	1927年11月
《华侨概况》	何汉文著	神州国光社	1931年4月
《科学的南洋》	黄素封编著	商务印书馆	1931年
《大南洋论》	李崇厚著	申报	1934年12月
《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著	商务印书馆	1937年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陈达著	商务印书馆	1938年5月
《南洋史纲要》	李长傅编著	商务印书馆	1938年7月
《南洋经济地理》	严青萍编著	正中书局	1942年6月
《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	丘守愚编著	正中书局	1937年9月
《南洋地理》	陈正祥编著	独立出版社	1944年6月
《南洋与中国》	陈序经著	岭南大学	1948年12月

以上这些专门书籍中，多有关于南洋的生态的基本介绍。其中以自然科学家黄素封教授著《科学的南洋》（1934）的研究最为精细，图文并茂，书中有篇章如下：“荷属东印度的位置人口及华侨密度”、“一九三〇年东印度人口问题和华侨”、“荷属东印度的气象一瞥”、“荷属东印度国际贸易演进史略”、“南洋群岛的自然地理”、“南洋群岛的人种及其问题”、“南洋植物界一瞥”、“荷属东印度动物界一瞥”、“南洋食品中之活力素甲”、“香蕉与人生”、“爪哇的金鸡纳”、“纳夫西亚花”等等。

由于这些生态的内容太过丰富，并非本文所能容下，笔者只好略过。而改以一位旅行家王搏今先生在30年代所写的〈南洋巡礼〉游记中，诗意般的概括语来代表吧。他总结道：

我爱南洋。爱南洋和爱我江南的情绪不同；对江南的爱是怜爱，对南洋的爱是敬爱。……位置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央，天气是“四时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率真性格，天天是酿酒一般地浓郁花木酿出极酴的颜色，那就是南洋。椰树就是南洋性格的代表。一根青霄直上的孤幹，在顶上攒聚着孔雀毛一般，但粗大而疏落的长叶，叶柄间着些巨灵的拳大的椰子。有时浓绿扫天的结成一片清荫，有时疏疏的几杆，粘在清澈的远天上，是我们温带所没有的严肃作风。……

（王搏今1936：23-32）

三、南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自明朝郑和下西洋以来，中国人自由地私下来往于南洋，逐渐在海外各地组成华人社会，更与母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传承关系。到了清朝康熙主政，为了去除郑成功在台湾的政权，曾发布政令：“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敌论处斩，州县同谋故纵处斩，失察者革职。……”以致1712年（康熙51年），康熙上谕关于禁止南洋贸易一案，经九卿议决“凡出洋久留者行文外国解回正法”。如此貌似严厉的上谕，虽无法具体执行，但其闭关锁国之心凸显。到乾隆14年（1749年），还把当时在巴达威（当时称噶罗巴）充当甲必丹的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入官”的处理。² 这样糊涂的封建官民关系，间接地错过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前往南洋各地开发的时机，只有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商约中，往往有允许订约国人民互相旅行及居住之权，甚至有移民公约，西方人能够来中国的自由，中国人也才有了自由出国劳动或经商的权利。

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等，是知道自己已经落后于世界的改革措施，其中就有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而去西方的海路，则只能经过南洋。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乘船多经过南洋，他们对之也有一些初步体验感受。而真正重视南洋社会的人，就有当年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和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他们在直接体验后，发表他们的见解。1893年（光绪19年），

薛福成给朝廷上奏道：

臣于光绪十七年，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后，详察留寓华民，覈实禀报。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拉伯，亚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浹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计。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卷藉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³

薛、黄二位以他们的调查体验，将南洋华人问题摆上政府官方，导致后来陆续由官方关注。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更有许多华人的心血贡献，从北洋政府起，就把侨务问题列进政府工作，世界各地华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明显改善与提高了。

（一）晚清时期中国人对于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走马观花

1866年，中国外交使臣张德彝乘船经过新加坡，他在《航海述奇》中记录道：“辰正抵新嘉坡。……其地华人贸易者，以六七万计。天气酷热，地多山岗，又有洋人建造楼房，本地屋宇极陋。……男女皆赤身跣足，腰围红白洋布一幅，一头搭于肩上。珍禽异兽，为中土所罕有。……

是日上岸，乘马车亦如安南者，四轮一马，四面玻璃窗。……车行六七里，见高山开辟，路途平坦，街市与房屋皆似安南。至一发过旅店名‘大罗卜’，入内上楼，前有厅，卷帘四望，见百花争艳，群鸟呼晴。左右洋楼林立，前临大海，舳舻艇艘，萃集其处。……一路村市，多似安南者。土音酷似中土北方人。前一石碣，上镌字云‘某处诰封某某君之墓’，旁有年月。此地平原少，高阜多，坑壑满水，内长杂树。马小善走。其地无煤，煤皆自英法国公司运来者。……”（张德彝1981：20-21）

1867年，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人物王韬经过新加坡和槟榔屿，他在《漫游随录》中写道：“二十七日辰正抵新嘉坡，泊舟正埠，距廛市尚十许里。赁车登岸，觅寓于海滨一酒楼。园囿宽广，楼台轩敞，丛树杂花，风景清绮。……为余言旧识邱天生亦在此，走询其家，妻孥团聚。其二女木屐、桶裙，作马来妆，见余仍操上海土音，各喜海外相逢，出于意外。邱嫂略知上海烹炮法，杀鸡为黍以款余。久不尝乡味，食之殊美。夕留余宿，小屋三椽，云是新筑，自上海回出囊资所购者。清晨，天生偕其子为余入市售食物，余问：‘此间阗阗热闹，可往观乎？’曰：‘可’。乃以车代步。市中亦有酒炉茗寮，仿佛粤垣。登楼买酒，所饮无算。地多潮郡女子，多作异样装束，衣履与粤垣迥殊，亦饶别趣。新嘉坡古名‘息力’，华人之贸易往来者，不下十余万。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蜡。……

“从新嘉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岛亦英之属地。‘庇能’，闽人音。一名碧澜，亦曰槟榔屿。山水明秀，风景清美，洋房栉比，气象裔皇。轮舟至此，例停四时许，以便装载煤炭。……”（王韬2007：42-44）

1870年，张德彝奉使又从欧洲回国，又经过新加坡，他在《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书中写道：“……随星使乘马车行十五六里，至坡坦立园。一路平坦，左右小房颇多，皆竹作间架，蕉代陶瓦，出售藤椅、雨伞、茄子、春笋、冬笋、蓼菜、香菜、豇豆、豌豆、菠菜、白菜、蕉子、甘蔗等。遇有单马双牛车数辆。土人少，粤人多，男女老幼，提筐负担，络绎不绝。沿途山冈小河，竹树丛杂。园中密植奇花异草，所识者

如洋海棠、向日葵、梔子、线松、木槿、马缨、探春、芙蓉、美人蕉、勤娘子、鸡冠、凤尾、玫瑰、绣球、老来少等。芭蕉横生如扇，松枝直长如塔。两岸有椰、竹、榆、柳。池种红白莲花，朵大于碗而瓣碎。鸡头米叶大如轮而花赤。……抵店未下车，而往大东街‘新莲香’酒楼早餐，共菜八盘，酒味甚美。楼上四壁，悬有许其光、陈其琨对联画轴，可为稀世之珍。……”（张德彝1982：285）

1876年，刘锡鸿出使路过，他在《英轺私记》中写道：“……至新嘉坡，……时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亦巡洋至此，带兵官蔡国祥、国喜两提督（国祥号瑞庵，国喜号月卿，兄弟皆以船勇转战江南有功，荐升今职，广东香山人也，洋烟癖疾形于面），偕本坡客长胡璇泽来见（璇泽号琼轩，年六十，携眷经商于此三十余年，番禺黄埔乡人，洋人呼之曰黄埔，以其秉性忠直，咸崇信之，俄罗斯封以男爵，英亦赐以四等宝星）。璇泽请先憩于其圃，然后往拜坡督。盖其客居积产殊福，园中所蓄珍禽异物，多目所未经睹也。……此处垦荒六十年，……岁征税课英金钱三十六万镑（和总督所辖四处言之）。每磅时价三两三钱有奇，……询之坡督，类皆茫然。请观其学馆、监狱，则谓监狱整肃不如香港，无可寓目；学馆须俟料理，明日乃游览也。……新嘉坡西北约二百余里，为马拉甲。对面有岛，不知其名。……至槟榔屿，……屿之对面，为卫丽斯厘，地广二百一十二里，旧称格大国。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得之，谓为格大国王所让也。其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华产惟二万。……”（刘锡鸿1981：30-33）

1879年，中国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徐建寅经过新加坡，他在《欧游杂录》中写道：“新加坡系巫来由土番旧地，六十年前英国租得之，每年缴租价洋银一千圆，至今不改。……新加坡之英国炮台，俱用六十八磅弹之生铁前膛光炮，共十余尊。另有一百四十磅之田鸡炮四尊。其炮台之制，即以山坡为外斜坡，在半山挖沟为濠，濠内就删为土墙，内再挖低位子墙，以置炮。……旧炮台中新竖一空心铁旗杆，中空如桶，能容一椅。人坐此椅，可用机器升至杆顶之望楼，旁有一小屋，内置大千里镜。有二人常川在内，瞭望海面。……”（徐建寅1980：6-7）

1890年，薛福成大使经过，他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写道：“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全境，英总名‘司曲来脱舍脱门此’——‘司曲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各国领事，皆兼三埠，中国则专司新加坡事，缘设领事之初，忘叙及两埠。然马六甲、槟榔屿华人有事，亦有来告领事者，但与英官辩论较多周折耳。此事当俟机会更正之。……闽商、候选道兼暹罗领事陈金钟来谒。金钟字咭音，原籍海澄，居新加坡数世矣，以商致富数百万金，其祖若父并受暹罗显职。金钟颇疏财好义，即创萃英书院者也。……”（薛福成1981：13-15）

1906年，礼部尚书戴鸿慈途经南洋，他在《出使九国日记》中写道：“早六时三十分到槟榔屿（Penang），槟埠领事梁廷芳璧如来见，商人及中华学校生徒皆列队恭迎岸次。余与午帅绕行街市，遂至梁家，延见商人……等，勉以两宫廑念海外侨民，虽寄迹异国，勿忘朝廷，如内地路矿等政，皆当效力兴办等语，咸唯唯。就此早宴。坐有报馆司事，因告以本朝锐意维新，两宫一心，慈孝无间，勿为莠言所感。……槟埠一译庇能。华人寓此者十二万人，戴尔皆闽、广籍，二闽较产巨，广较人众，广帮又以潮属为多。富商皆各建第宅，有祠堂，衡宇相望，俨然成一村落。与中华学校一，学生凡百余人，皆男生也。有报馆一，曰槟报。领事皆由商家轮充，二驻英使臣委派之。办公费仅百金，不敷甚巨也。……”

“到新嘉坡（Singapore）港口，是处山明水秀，夹岸树阴商船往来，货物盈积，风景远过吴淞。……询知本埠华人凡二十八万人，广人居百分之五十，……华商销售之货，以各岛锡矿、树胶、胡椒、甘蜜、沙藤、薯粉为大宗。有广益银行，粤人所设，资本四十余万元。有报馆二，曰南洋总汇报，曰叻报，日出共八百余纸。有学堂二，曰华英学堂，其来已久，专教英文，规模未备；曰应新学堂，乃本年广东籍所设。生徒五十人。商会近又倡办广肇养正学堂，尚未成立也。有轮船往来各岛，二千吨以上者四艘，千吨以上者五艘。……按：新嘉坡为南洋群岛之总汇，其地周围六十六英里，人口三十三万余人，开辟后于槟榔屿，而繁盛远过之。华商居此者，多富有资财，不忘祖国。……又，新嘉坡征收赋税，除地税、港门税、邮政铁路门牌税及各杂种税外，惟鸦片烟、酒税岁征四百四十余

万。……查鸦片专销于华侨，岁输至四百万元，皆尽华侨之脂膏也；而英人政策，且严禁售卖烟药丸。本年照会坡督，始许设立戒烟所，一月已有成效，今已由绅商集款举办振武社、戒烟所云。……”（戴鸿慈1982：264-267）

那时对于南洋进行初步仔细体验观察的，则要数李钟珏先生，他在1887年到新加坡居住两个月，写出《新嘉坡风土记》，书中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他写道：“地近赤道，有热无寒，然热不过八十度。广厦深居，时有凉风习习，此候拟之江南。……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水醺濯，如醍醐灌顶，透入心中，立解烦热。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习惯使然。……坡中庙宇寥寥，会馆亦少宏壮，而教堂林立，有天主、耶稣、天方各教之别。……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小坡虽有市集，皆土人所设土货及各项食物。无一巨肆。其迤北一带多园林树木，境最幽静。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煤气灯彻夜不息，铺户门首俱悬神灯，初二十六之夜，家家点灯，至九点钟方熄。……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英人赌禁甚严，然叻中赌风甚盛。有一局名天师公司，专诱人赌，党羽极多，无法禁绝。……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缀。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叻中无名胜地，然一草一木，无不向日似笑，禽言鸟语，尽含欢声。日晡时濒海远望，帆樯林立中浮峦数叠，隐隐送青，此景不可多得。……”（李钟珏1887：1-15）

1894年前，在新加坡任中国总领事的黄遵宪，写下关于南洋的多首诗词，下选几首：

新嘉坡杂诗十二首（一）：

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

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新嘉坡杂诗十二首（十）：

舍影摇红豆，墙阴覆绿蕉。问山名漆树，计斛蓄胡椒。

黄熟寻香木，青曾探锡苗。豪农衣短後，遍野筑团焦。

番客篇（节选）：

白人絜妇来，手携花盈筐，鼻端撑眼镜，碧眼深汪汪。

裹头波斯胡，贪饮如渴羌。蚩蚩巫来由，肉袒亲牵羊。

余皆闽粤人，到此均同乡。嘻嘻妇女笑，入门道胜常。

番身与汉身，均学时世妆。涂身百花露，影过壁亦香。

洗面去丹粉，露足非白霜。当胸黄亚姑，作作腾光芒。

沓沓鞞履声，偕来每双双。红男并绿女，个个明月珰。

单衫缠白叠，尖履拖红帮。垂垂赤灵符，灏灏珮交珰。

一冠攒百宝，论价难为偿。簇新号装束，争来看新郎。

（黄遵宪1981：587-612）

黄诗人的诗中充满着对南洋和民众生活的赞颂。

以上这几位对于南洋的观察言说，虽有官味，也多表面。但南洋显然已经不是中国古人所介绍的样子了。其关键的区别，就在于西方文化已经在南洋占主导地位，而华人能够与之和谐相处，在新的法制社会中，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人生乐趣，有苦难，也有成功，并且能够反过来对母国多所贡献。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通过观察南洋的社会，不单是开拓了认知世界的通道，更是清晰地感受到华人能够成功，中国人则更应该学习并模仿。

（二）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于南洋社会的各种观察和体验

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中国人面对世界，对于南洋的体验观察的眼光大有深化。作者们多有新智识，经过他们的直接体验，写出南洋华人的方方面面，不管是美好的社会情景，或者是丑陋的习俗，包括自己的真实感受，全都用笔描述出来。大量介绍性文章，就在国内各种杂志报纸上发表，更有汇集成书，让我们至今还能够感受到前辈们的思想境界。笔者仅能从过多的文章中简略选取部分，略作介绍。

1920年，教育家侯鸿鉴先生著《南洋旅行记》出版，他去南洋主要是考察南洋许多华人学校的具体状况，附带记叙途中所见所闻。他在去新加坡的船上，就已经了解到：“有足记者二事：（一）船中载猪仔二十余人，皆由内地载往南洋作苦工者，有工头以领之。其来也，仅知往南洋作工耳，抑知每人十元二十元之代价，须作苦工一年，由工头督责之，年复一年，永作猪仔。苦工满限，虽有工资增加，而工头永远有若干扣头。工人积资较多者，必多方设赌局以输之。工头之罪恶，可胜诛耶。（二）船中粤妓十余人，均载往南洋作卖笑生涯者。此亦一般可怜人也。此中固有本为妓者，亦有不自知，而为受人欺骗拐逃而来者。是则尤属可怜矣。闻新加坡妓女多粤籍云。社会之恶现状，种种变相，良堪浩叹。……”（侯鸿鉴1920a：5-29；1920b：1-24）

侯先生还写道：“……先至双林寺，距新加坡市街约二十里。寺为华侨昔年集巨资建筑者，已历八十余年。建筑工程，至为浩大，砖石坚固，规模宏敞，大雄宝殿之高，约三丈余。殿上陈列铜炉，阶下高耸石塔，均古物也。继至水源，面积甚大。有铁桥六处，均通六角亭一，亭各设水表及闸，加以锁钥。环水之源，绿草如茵。茂林映带，地据高原。……遂至植物园，参天碧阴，椰柏松杉。……晚过回教堂及印度庙，见回教徒阿拉伯人，皆赤足蛇行而进，奇甚，询知今日为回教礼拜日。灯烛通明。有塔二，均九层。……往博物馆游览一周，动物标本植物标本最多。欲往图书馆未果。往书店购风景明信片十余张。往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实为市街人种之陈列所也。盖黄白红黑梭色人种，无种无之。而作工最苦之人，则以马来人、阿拉伯人、印度吉宁人之三种为最多。……至于服装之奇异，见之无不骇怪甚者。有黑色之面皮，而戴以金黄之饰物，穿以红绿五綵之衣裙，树以各种鸟类之羽毛，悬以甚明亮之珠宝，赤足袒胸，逍遥乎市上，联袂而过者，真活剧也。……车过怡保，约停十分钟。见一大建筑物盖高耸云霄之褒启纪念塔也。约五丈余高，共五层。有峻极于天四字之额，嵌在四层之楼，下有天然岩三字，书法遒劲。……语言则操客语者多，操马来语者次之，潮语又次之。马来语实为南洋交通之普通话，故商业多用之。若一入交际社会，则非英语不可。其次则荷语。吾华侨则近

才注重国语，惜仅学校方面耳。倘能推而广之，则发展工商事业，联络感情，尤当以国语接洽海内外同志也。……”（他本人在海关因怀疑其为革命党，而遭遇留难。可惜内容太长，非本文主题，只好割舍之。）（侯鸿鉴1920a：16-29；1920b：1-24）

1924年，梁绍文先生著《南洋旅行漫记》出版，梁先生在书中用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好几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以及他们的趣闻。如南洋大文豪邱菽园、南洋女豪杰黄典娴、马来娇、黄阿福、戴淑原、吴顺清、陆祐、谢怡盛、陈祯禄等，可惜本文难以载入。另外他也写道：

“吉隆坡市，……这个地方很有令人注意的价值。（一）地位——三面有平原环绕着，丘陵起伏，中间的吉灵河Klang River，由北向南，适将全市分为两撮，东一半都是中国人和土人做生意及住居的地方，称为本地街市Native town。西一半都是外国人住的，装饰极美，大公司和衙门尽在那里。四围都是花园，所以又称为花园城。左右有极大的博物院，以收藏热带各种标本出名。植物园的树木均有标志，园中环一大湖，风景佳绝。

（二）人口……吉隆的人口约有五万人，其中欧美人不满八百，日本人一百余，马来土人和印度人约有二千之谱，其余尽是中国人。（三）交通——（四）道路——（五）伟大的建筑——（六）体面的中国人——南洋的中国人，以能当议政局的议员为最体面，其次就是太平局绅（英文简称为J.P.即Judge of Peace），再次就是能够和华民政务司直接谈话的地保。……（七）华侨的工作——在这里的华侨，商界居十分之四，工商界实居十分之六。工界以开矿为最多，商界以业车衣的居大部分，其余如饮食馆，印刷店，杂货店等亦触目皆是。……极乐寺不特是槟榔屿的大丛林，并且是南洋英荷各属天宇一号内的东方式大庙宇。无论富贵贫贱，中国内外的人，到了这个地方，都非赏识那座代表中国宗教文明瑰伟奇特的极乐寺不可！所以一踏足该寺，便见着：康有为的碑刻大字，章炳麟的行草律诗，……等字样。……寺内那位大和尚，法号本忠，这位师傅端有本事，所有庙内的财产，统是由他一手创办成功，据说极乐寺的地产非常丰厚，开垦的橡园直至暹罗地界——马来半岛有火车可以通暹罗——动产总在百万以上，不动产有千万左右。以一和尚的手腕，创此钜产，可

谓难能。倘是有学问的人游本寺，本忠可以滔滔不绝的，和你谈学问上的问题；倘是外国人到了，他咕咕噜噜的，可以讲很清透的洋话；倘是别处的大和尚到呢，他亦可以‘法华’‘楞严’一派的，佛典佛谜谈的津津有味，舌灿莲花；倘若是政治家到呢，他可以讲国富民强的道理，直令人不得不倾倒。……”（梁绍文1924：136-137；72-73）

1930年，刘薰宇先生著《南洋游记》出版，他也记载了一些南洋风物。他写道：“拉佛尔博物馆是一座T字形的二层建筑，地位恰居星嘉坡市的中央。楼上大部分陈列各种剥制标本，马来半岛的鱼、象、鳄鱼、猿猴、猩猩，苏门答腊的大蛇，婆罗洲的玳瑁，以及新几内亚的极乐鸟；其他南洋各地所产的鸟、兽、虫、鱼、介壳，都蒐集得很多；其中确实有不少使人见了可以深感到自然界的奇伟的壮观的。然而这所博物馆所以引起人深味的还不在这些。楼下陈列着马来人生活的一切用具，乐器，兵器，农具，住屋的模型，跳舞的装饰灯；真是无不齐备；而中国古代的磁器，也有不少的并列在里面，更使中国人看着感到十分的亲切。最使人悚然的，要算一进门最前而居中的一屋了！室中陈拉佛尔的白石胸像，左右各为一马来妇人的模型，像后为一重约一吨的大锡矿。居右的妇人，是一个伸腿直坐，正在织布的。居左的妇人，也是伸直了两腿，席地而坐，两股间却仰面倒卧着一婴儿。婴儿额上横架一木板，以绳紧束于脑后。妇人面色颇给人惨淡之感，大约是马来产妇及婴儿的生活状况吧！这四件东西并列着，遂给我一个极深刻的综合的印象：以那样生活着的人，守着有那种宝藏的土地，怎不被那么的人物征服呢！由此而联想在马路上所见到的各种文明程度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种，便觉得折让的和人为的淘汰的可怕，而所谓人类间的互助者，必须以各自的奋发为基础！……马来美人具得她们美的特点。……马来戏两幕的中间长屨入跳舞。所谓跳舞，虽是挑拨性的，多随意引起美感者，却不在此：第一是发达很丰润的肉体，其次便是肉色，一般的肉色中加入日光所曬成的暗红的成分，这是很有刺戟力的，至少对于我。因了黑便愈使女性的神秘色彩更深，又因了红儿便加强。还有浓黑的发和眉，以及大而轮廓很清晰的黑眼球，也足增加力的强度。唇略厚而较开阔的口，在跳舞时的微笑，似乎也离了轻佻而具有诱惑

力。因了全身筋肉发达的缘故，不只全身表现着调匀，而且那两隻粗的腿和天然脚，很显示着姿态的稳定，在女性的柔和中含有不少的庄严的气氛。马来人眼中的美女所不可不具的条件如何，我不知道，我所感到美的就是她的柔和而有力。说她们是东方和西方的美人的中间，恰如她们所居的地方处在东西两地之中一般，也许不免过分，然而总有几分合于事实吧！”（刘薰宇1930：40-41；101-102）

1928年，卓宏谋先生笔述《南洋群岛游记》（1928）出版，书中记载他在1901年，奉官令乘坐2700吨的海琛号军舰，执行“抚慰华侨”任务的经历。书中除了对海琛号军舰的介绍比较多以外，他们在南洋各地皆为官场上的交际活动，简略无味，这里就不具体引述了。

1932年，爱国将军吉鸿昌被迫“出洋考察”，他写下：《环球视察记》，书中记载马来半岛及新加坡资料颇多，以及他的分析。这里仅引述点滴：“槟榔屿……其居住区内，十九均是华人，皆崇楼广厦，前辟花园，红花似锦，绿草如茵，门前则悬中国式红灯笼，上书有某某堂、某某省布政司、提学司字样，以夸耀其世系。其商业区内，几全属华人势力。其用砖壁、木板所建之两三层洋楼，与沪上闸北、南市不少异。招牌全用汉字，间杂英文，……嗣往游邱氏宗祠，金碧辉煌，刻画精美，内地寺庙，鲜见其匹。该寺当清道光时代据槟城者不过百人，近已有两千家矣。祠正中循福建邱氏故习，祀谢玄，称为‘王孙天使爷爷’。右旁为祖祠，悬举人、进士及博士、学士匾额颇多。嗣至市外青云山观蛇庙。……前往参观永安堂虎牌万金油厂。厂仅有工人三百，规模不大，房亦欠洁，然利却甚厚。胡氏兄弟因此致巨富。盖该药系用极廉之甘草与香料等和成，成本甚低。临行，蒙赠药品一大包。继往参观陈嘉庚橡皮厂。……厂共工人四千，……厂共分多部。有材料制造部，系将所买来之橡皮块，加以颜料，用机辗转和匀后，乃压为薄板，印以花纹，制成圆筒等。有制鞋部，日可制鞋二万七千双。有玩具部，……有车胎部，……有用器部，……每月可作星币五十万元生意。厂外有揭示一纸，系载全厂各工人对沪难捐款数目，自星币一元至十元有差。据云，星埠侨胞此番为救济沪上难民并资助抗日军，在一星期中曾上捐款约百万元。……”（吉鸿昌1985：290-

293)

1935年，郑子健先生著《南洋三月记》出版，他是奉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命，在1933年到南洋一带视察书局的业务。书中写道：“星洲登岸之手续——行数十步，抵廿一号货仓内，由到船上验护照之华人，按名给还护照乘客争先索取，状至凌乱。后至邻室，搜查行李。余行篋尚存船上，仅携手提公文袋，亦翻视殆遍，并问有无书籍函牍。复过移民厅办事处问话，询余姓名职业籍贯，来此何事。随缴半身相片二张，叻币五圆，即发给登埠准证一张。证为摺页式，绿色布面硬皮，内列姓名、国籍、出世、地、职业，由何处于某日来殖民地，在某地登陆等之英文填註，附贴半身照片，并由本人签字于相片下方（不能签字者，须用左手中指打摹）。然后戳以移民厅凸字印章。……大世界游戏场，位于金昇路，……游客趋之，门票每人一角。倘在场内新纪元酒家宴客，则酒家附送门票。场内广告，五光十色，有广东戏、上海戏（即京剧）、福建戏（即厦门戏）、马来戏、电影戏、马来歌舞，卖物场、运动场、酒楼、冰室、动物园、花圃等。适英国货展览会，假大世界开会一星期，大世界之跳舞厅，同时开幕。……凡八十余间，商号陈列，华美新颖，跳舞场所，富丽堂皇，并有陆军军乐，演奏。中西女士，肩摩踵接，华人男女，多穿短衣裸其双足，御其拖鞋，……参观吉隆坡广肇图书馆，精武体育馆对门为广州肇庆两府侨胞所组织，光绪十四年成立。大堂供奉关帝塑像，其规模如广东之祠堂庙宇式，堂上悬‘光裕堂’匾额。会馆附设广肇图书馆，分有藏书室、普通阅览室、阅报所各部，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开办费三千余圆，原置书籍四千余册，其后每年经费一千余圆。今新旧图书七千余册，杂志三十余种，报章二十余种。在马来半岛中华侨所办之阅报社、图书馆，当以此为最大规模矣。……参观槟城丽泽社，……丽泽社在泮田街，为槟城青年新式团体，社址广大，设备完全，有音乐部、图书部、运动部、教育部四项，运动部有足球、排球、篮球。全槟运动，丽泽篮球冠军。马来半岛赛球，丽泽社赛廿一队，计扣一队，败一队，胜十九队。音乐部有铜乐、弦乐，成绩甚优。……”（郑子健1935：16；24-25；86-87；116）

以上引述六位当时到达南洋的游客所见所闻，今天读来，虽略显简

单，但明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些具体方面，颇可与今日的南洋比对，显露其真实的一面。

四、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于南洋华人生活一瞥

热带海洋性气候，以及西方人、华人、印度人、原住民等多民族聚居在这些半岛、岛屿上，很自然地大家都必须要适应，也就决定着在这里生活的民众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由于近代描述的史料过多，这里仅能略选一二。

（一）衣

1924年梁绍文的《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这里华侨妇女的装束，见了真令人新开眼界，莫名其妙：妇女的头髻，系一大堆发丝盘在头顶，髻之四边，有粗长约五寸许的发簪突出，一眼望去，觉得其粗无比；有钱人家，簪用金制，贫寒人家，用银或铜制；这种头髻，已给我们一种‘古式’的暗示。再看她的衣服，其长垂膝，当胸开扣，後身有衿，有一点似前清的袍褂，而轻松过之；赤足，绝不穿袜，但踏一双露趾的木屐，或皮制拖鞋。少女受过教育的，许多都不如此打扮。男子因为和西人交际的关系，一律都穿白色的硬领西装；淌若有穿长衫马褂招摇过市的，莫不诧为奇异。……有一天在中街——槟榔屿最阔大最整齐的街——散步，远远的鼓乐喧天，迎面而来；头一阵过的是高脚牌队，牌上写的除‘肃静回避’等字样外，其余所写的，都不是清朝的官衔；第二队是中国固有的喇叭羯鼓一类的音乐；第三队是地色——七八个穿戏服的童子，作傀儡一样走；随后一把红罗伞，后面一个蟒袍繡服，头戴戏台上的状元帽，足穿金线顾绣的靴，脸上绯红，坐一辆开蓬的马车，和他并肩而坐的一个妙龄女子，头戴凤冠，身披霞珮，阔袖宽袍，……既似戏台上的杨贵妃，他俩坐在马车上，簇拥而过，又似舞台上‘仙姬送子’时的董仲舒和仙姬七姐一样；这样的迎婚礼，……”（梁绍文1924：74-75）

1938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达教授出版《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书

中有引述别人从社会学角度清点华人穿着（陈达1938：104-105）。内容太过枯燥，这里就不引述了。

1951年，吴进先生著《热带风光》在香港出版，书中描述颇有艺术性。关于服装，他写道：“作为服装而论，沙笼确是热带人民智慧的最高结晶之一，……马来人最喜欢穿得美丽，是天生的花花公子，至今犹然。马来男女所穿的虽然都是沙笼，但质料花纹却有分别，穿时的打结方式亦不相同。男用纱笼的图案多是方格子，女用的则多是花纹的。其大小普通都是四十吋宽，八十吋长。产最好纱笼的地方是峇株巴拉。马来人有句俗语说：‘死在马六甲，美梦在巴彝滂（巨港），吃在爪哇，穿在峇株巴拉’。自从经过好莱坞电影的教育后，女人穿纱笼的方式也起了许多新变化。本来穿纱笼是没有展览大腿的余地的，现在也有办法了。男人穿纱笼的方式不但发展不出新花样，因受西装‘侵略’的关系，穿的机会似也渐少了。……马来女人所穿的上衣有一特点，即不用纽扣，贫穷的用普通别针，富裕的用金银或钻石扣针，到疯狂于表现‘曲线’的今日，这种开领很低的热带服装倒有极大的好处，可以说它比任何种服装都更易把‘曲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纱笼本就适合于束腰，烘托婀娜多姿的了，现在再加上善于展露曲线的上衣，难怪马来女人的服装能得到普遍的赞叹。……马来女人的服装除多姿的‘峇襦’和纱笼外，尚有一条围巾，叫做‘纱绂淡’的，多用彩色薄纱制成，有时斜披在肩上，有时围绕在腰间，遂使原来多彩的马来女装又加上‘飘飘然’的风度了。……华侨妇女服装的多样性，不但为本地其他种族的女人所望尘莫及，即连香港及国内的女人都无此‘穿’福。……”（吴进1951：20-25）。

（二）食

中国人传统是把食看得如天高，尤其是南方人，几千年来，开发出无数的美食，代代相传。来到南洋的华人，更是得天独厚，依靠大自然的赐予，以及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丰厚多味的美食，那是世界公认的，无需多说。

陈达教授的书中就引述有关于食的调查报告：“在东印度的中国人，其主要食料为大米饭。‘新客’家中常用稀饭。调味盒小菜，其余数和花样要看家庭的经济状况与烹调法儿断定。猪肉是最普通的，腰子、心、肝、内肠也常用的。其他的肉类有鸡、鸭、兔、鱼（新鲜与腌好的及鱼翅。……中国人喜欢吃青菜。和主要食物相比，青菜占重要部分。如果他们自己不种青菜，他们就到土人的园圃里去买，那往往是不好的。……有许多菜里用韭菜来调味。其他的菜有‘bahmi’，那是一种‘杂碎’，其成分有猪肉、鸡蛋、虾、青菜、葱、荳等。中国人最喜欢吃‘Chapignons’，这一样菜也有许多欧洲人的主顾。‘Kimlo’也作汤喝。由中国运入的有鱼干、松花、田鸡干、虾干等。……吃饭时饮茶，茶内不加糖和牛奶，男子有饮‘arak’的。……有许多人家每餐的菜都是现煮的。……”（陈达1938：112-113）

黄素封教授则在他著的《科学的南洋》（1934：229-329）中，把热带的一些食品和水果，作出科学的分析，这里就不引述了。

郑子健先生则记录了他吃马来菜的内容，他写道：“肴馔烹调，多以番椒、葱头、酸柑为主料，故多辛辣酸涩之味。惟咖喱鸡一味，中渗椒浆番椒，较国内制法为美味，余甚嗜之。此种菜品，侨生家中宴客多用之，俗称番婆菜，盖以马来化之妇人所制也。……”（郑子健1935：42）

吴进先生则深情地描述了椰子、竹笋、香蕉、榴莲、山竹、凤梨、红毛丹、杜果、菠萝蜜、木瓜、槟榔等等食品，它们与人生的关系，考证精详，诗文并茂（吴进1951：1-16）。

（三）住

热带的住宅自然多以适合热带环境为基本条件，而华人住宅在此原住民的基础上，加上一些传统中华文化特色，可惜近代中文书籍中记载过少。

1946年，陈达教授著《浪迹十年》出版，书中有：“华人住宅，……仿佛是闽南的乡村，华人的住宅集中于此。时值旧历新年，每家的门口悬

挂灯笼，上有‘某府’字样，普通是一对长而圆的，高约二尺半，灯笼是红纸糊成的，字是黑的。比较富有的人家用紫红色的木做桌椅。用斜方形的水门汀铺地。……门上有用铁栏者，门二旁上端写‘兰馨’‘桂馥’。有些人家有楼房，但以平房居多数。”（陈达1946：74）

吴进先生书中则有描写：“在马来亚，对我来客人最有吸引力的建筑物，还是闽人所称为‘亚答厝’的马来人茅屋。所谓‘亚答’（Atap）多是用一种叫做尼帕棕（Nipah Palm）的叶子做成的屋顶材料，……在山芭里的华侨都是住亚答屋（华侨住家最显明的特征便是老远就看见门窗哟或哪个色春联），但盖得讲究的几乎没有。倒是有一部分马来人继承了数百年来的传统，仍旧在建造美观的式样。最美观的一种要算森美兰州的那种屋顶两端具有中国式飞檐，上大下小的亚答屋。据说那是十六十七世纪时自苏门答腊米南葛保（Minangkebau）传来的，马来人的形容词是叫它为‘飞燕之翼’。也有人怀疑那就是从中国抄来的。中国的影响不但在设计方面，且亦见于锯板、油漆、制造家具技巧方面。十六世纪的《马来纪年》即提及芒速沙苏丹的宫殿中镶有中国的玻璃，装饰有中国式的雕花等。……马来人住屋的特征除‘浮脚’外，尚有走廊（Verandah）。屋的前部一走上三四级的小楼梯，就是走廊。走廊后面才是客厅卧室等，最后面就是厨房。……马来人原不用桌椅（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是亚洲唯一用桌椅的民族），是席地而坐的。室内保持清洁，走廊上则带点泥土还不妨，其功用有如客厅，有的走廊上海围着雕花的抵栏杆，这种半露天的客厅，既凉爽又可接近大自然，雨天坐着看檐滴遐思，更为理想，真是马来人适应环境的一大创造。……”（吴进1951：26-31）

（四）婚礼

各民族的婚礼多是热闹的，表现着民族的生命力的延续，以及热闹的人生喜庆。南洋民众也是一样。

王搏今先生所写的“南洋巡礼”中，就有记载：“马来人在他们的婚姻制度中，遗留最最多的初民的诗意。少女们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子，她

可以用赞美或讥讽的歌词，投向她的对方，而对方也以歌词回敬，像中国的一部分‘客家’风俗一样的，许多姻缘是这样成就的。……还有许多很有诗意的仪节。结婚有七天仪节，头三天谓之凤仙染礼，新娘的亲戚们，用凤仙花去染红新娘的手指。第一夜为‘凤仙花夜’，名‘私凤仙’，是偷偷地举行的。第二天名‘大凤仙’，就是正式的凤仙染礼；那天集合戚友举行凤仙染的大典礼，亲戚们狂欢地以凤仙花汁去涂染新娘的手指、足趾、乃至脚之两旁；并举行一种特别的凤仙舞。第三夜的宴会中，男男女女如狂地欢唱。最有趣的一天是第七天，婚礼最终的一天，他们在那一天举行浴礼。南洋的浴不是在澡盆里洗，是用水冲刷，广东叫洗澡为‘冲凉’，用在南洋更适当些。这浴礼不是秘密地举行，不仅是新郎新妇私自地享受，是公开地给大家享受。大家在浴室围观，新郎新妇并坐在香蕉干上或长凳上，用花片洒过的水，或椰乳与柠檬汁，从一个龙形的水头喷射在他们的身上，直到他们把绕在双颈的彩绳扯断为止。戏水的鸳鸯，绕着如狂的观众，是多么有趣的喜剧！……”（王搏今1936：30-31）

（五）民间信仰

陈达教授在他的专著中，专门用一章来介绍南洋华人的民间信仰。他写道：“心理环境实是虚无缥缈的。在乡人的心中，往往感觉到神明的存在；这些神明可以感觉而不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些神明，乡人往往愿意祈求，以期得福而免祸……无论如何，乡人的心理以为各种习惯在不可知的境遇中，有时候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据我们的观察，乡间人生活习惯的一部，显然含有信仰的意味；但我们如果以此直接询问，恐遭他们的否认；因为他们对于有些习惯是不知不觉的。……著者于民国24年（1935）游槟榔时，见珠海屿有大伯公庙，其碑文是一段云：‘南洋言神，辄称三宝大神，或云三宝即明太监郑和也。南洋言佛，群颂大伯公，墓碑一张一丘一马，姓而不名，统尊之曰大伯公而已。’据槟榔屿某华侨的口述，嘉应五属人对于大伯公特别崇敬，因在清咸丰间（1851-1861），有一年疫疠盛行，马来亚华侨死者甚多，但五属人丘某（铁匠），马某

（烧炭工人）张某（塾师）不死，他们即被尊为‘开山大伯’。后人追念他们的功德，立庙奉祀。南洋华侨不论农工商各界，凡遇建新屋，或筑工厂，每于动工之先，奉祀大伯公，以求平安。……‘天后圣母’不但在闽粤的沿海区域是被人崇奉的，即在南洋的华侨社会亦复如此。不过在南洋有些区域，俗称‘妈祖’，其庙曰‘妈祖宫’。华侨众多的区域，通常有两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区：‘公祠’所以敬祖，‘妈祖宫’所以祀神。泗水的华侨在同治元年（1862）就设立‘妈祖宫’，以为‘新德礼，明道义，变鄙俗，必自修身治民事神始’，以便一般的侨胞‘知少长之序，有揖逊之容。’每月初二与十六可以奉祀，并劝人捐款，以便侨胞中有死亡或疾病而无力自理者，可由‘妈祖宫’施以葬具或药物等。当时有一部分侨胞渐信回教（俗称‘毛咸末’教），为年老者所反对，因立‘妈祖宫’，藉使‘从番设醮’及‘拜祷番墓’者，知所猛省。以目下的情形论，南洋一般的华侨，（除深沐欧化者除外）对于‘妈祖宫’的妈祖‘尚有相当的信仰。……在南洋的华侨社会里，观音的信仰还是保存着，并且对于这神的基本概念，亦无显著的变异。爪哇井里汶（Cheribon）市的潮觉寺（即观音寺）有一联云：‘大士原是慈悲，莲花贝叶菠萝蜜；观音本空色相，辘马金镏福寿男。……马六甲华侨举行’王爷‘第一次出游时在1856年（咸丰6年），……在1933年，其举行期为自11月27日至12月8日，（即阴历10月12日至21日）最惹人注意的部分，是此种迎神先有采莲队，继之以‘王舡’，再继之以五王爷的神像。采莲队员‘身穿白色制服，头戴圆形白帽，围以红绸小带，腰束红绸长布；跣足，手握如舟中只木桨一支，行时两人一排，共约25排，唱采莲曲，内有‘代天巡狩播威扬’句。手中所持的木桨，随时作势，以效摇船的动作。游行毕，‘王舡’焚烧。马六甲的‘王爷’与闽南的旧俗，有同点亦有异点。……’（陈达1938：268-295）

五、近代中国人记录的南洋人的诗歌舞蹈

民族的诗歌与舞蹈，是民族心灵的自由抒发歌唱。永志各个民族文化

的光荣史诗，永远激励着民族前进的勇气。

吴进先生仔细研究过南洋人的诗歌，写进他的著作中。他写道：“马来人的最古诗歌形式叫做古灵丹（Gurindam）古灵丹是个坦米尔语的名词，可见最少它也有印度的影响。所谓古灵丹，就是一种类似英文无韵诗（Blank Verse）的形式，多半无脚韵，但却有一定的节奏，有时连长短也不整齐。至今此种形式仍被保存于汤头诀、法律格言等类似谚语的民间文学中。米南葛保人较迟接受回教，也较保守，他们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叙述故事的古灵丹。那些古灵丹，节奏不尽整齐，脚韵虽不尽协调，但有的片段却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实主义手法，譬如描写风的一段：

一来风会撕破死人的寿衣，
二来风像铲锋一样利，
三来风像斧尖一样快，
四来风像是有须的弹丸，
五来风像一把伞的样子，
六来风在海中撒满了骨头，
七来风把经过的地方都铺平。

“古灵丹虽已被公认为马来人的最古诗歌形式，然而有史可稽，拿出真凭实据的最古诗歌，却是一种叫做莎雅尔（Shajer）的形式，莎雅尔为阿拉伯名字。现存的一首最古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莎雅尔是刻于亚齐的Minye Tujoh发现的墓室上，那首诗还是用印度字母拼音的。莎雅尔主要是一种叙事诗，……马来人的莎雅尔作品数量相当多，当地近代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事件，几乎都有莎雅尔记载其事。……其次就可以谈到马来文学中最著名的一种形式：班动（Pantun）。班动这个名字大概是爪哇语，其语根有‘线’的意思，故可译为‘组织好了的文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是在《马来纪年》中，因此可断定其成为固定文学形式的时间约在十五世纪前后，……其创作日期实在马来人采用阿拉伯字母之前。……班动（或译为马来四行诗）……在‘班动迷’的有训练的耳朵中，由其第一二行的韵脚，常可猜出或预感到第三四行的内容。譬如说：……

红蚂蚁在竹管里啊，

就像你使爱情在折磨着我的躯体。
只有一瓶满满的玫瑰汁，
才可以把我的火焰熄灭。

例如：……

‘白莺’是打那儿‘飞来’的？
是由‘天顶’飞到‘井里’去！
‘爱情’是从何处‘飞来’的？
是从‘眼睛’落进‘心里’去。

“全诗的意义应逐渐慢慢透露，而不应一视无遗。反过来说，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班动，也当然激动听众（班动不是为‘读’用的）的机智和好奇心，在半明半暗的比喻中追逐摸索，一层层逐渐显露其内容，同时又能欣赏语言的音乐（马来语是很富音乐性的，有人称之为‘东方的意大利语’），并联想及马来亚日常生活中一些地名、草木鸟兽或往西的英雄时事等。——这些大概就是班动最诱人的特点，不但马来人日常在唱，舞会时在唱，男女写情书时也必会附缀数言，婚礼时双方亲家对唱，或举行‘班动对话’，甚至连‘侨生’的华侨及欧人亦喜欢学唱学写。……从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里却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存在着。据多数人种学家及考古学家的研究，马来人最初来自云南，而马来人的这种班动，不正像中国乡间所唱的‘山歌好唱口难开’的山歌吗？中国山歌中头一两句不管是什么‘正月里来……’或‘太阳出来……’或‘一条手巾……’几乎与后半全无关系吗？譬如青海民间的‘花儿’形式，也就是四句，前两句为比喻，后两句为歌唱主要内容。例如：‘远看黄河一条线，近看黄河是海边；远看朵妹是黄金莲，近看朵妹是牡丹。’再推远一点，不确也有点像玩过古代的一些绝句吗？难怪有人干脆就称之为‘马来绝句’了。……在现在通行被传诵的班动中，有一部分还包括有一些老华侨的姓名，以及华侨的坏习惯之类。……下面附译……

假如没有星，
那会有月亮高升？
假如没有一个你，

我那有勇气前进？

如果是稻子，就说是稻子，
别让我簸筛又簸筛；
如果你愿意，就说你愿意，
别让我等待又等待。

沙罗越的河流很狭窄，
无尽的风梨滚滚流荡；
这只扁舟，负不了重载，
所以，宝贝儿，只好再见。

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在海边，
人们常在那边奏提琴；
她苗条的身材像雕刻的一般，
迷住了我整个心魂。”……（吴进1951：43-57）

吴进先生也介绍了马来亚的一种舞蹈，他写道：“在马来亚最容易欣赏到的一种马来艺术是‘浪吟舞’。……所谓‘浪吟’（Ronggeng），实是爪哇人的叫法，马来人多称之为‘宙格’（Joget）华侨游艺场也有把它译为不大雅驯的‘浪劲’，另也有译为‘马来土风舞’。……浪吟可说是马来人的交际舞。跳时男女成双，多半相对而舞，……身体并不接触，唯一的接触是‘视线’。舞步颇似中国的一种秧歌舞步，本来只是简单的时退时进，以及前半缓慢渐渐加速，以迄最后摇动极速的高潮。……浪吟的舞场是一个高五六呎的台（整个看来则又像个亭），只有乐师和跳舞者在台上，看客就围在四周。马来人原来的浪吟乐队只有一锣，一小提琴，一鼓及两个叫做‘耿铛’（Gendang）的小鼓，其传统基本拍子为‘达达蓬，达达蓬’三拍子。因为跳浪吟须上台，众目睽睽，有如表演性质，所以一般初学者不免怯于登台，即是老手，也得先约好二三好友伴同时上去。这在生意经方面当然是大缺点。舞孃通常在台上平排而坐，等候舞

客……跳浪吟时真是载歌载舞，男女一边相视对舞，一边互相唱答。他们唱的歌是‘班动’四行诗。舞娘们虽然歌喉不好，但‘口占’作诗的本领却很高。此种唱答有如中国乡间的唱山歌，有的抒情，有的‘吃豆腐’，讨对方的便宜，文思敏捷者总是占上风。在私人的浪吟舞会中，此种唱答常达到颇为猥亵的地步，但舌战胜利者多半都是那些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语汇多样的舞娘们。舞者在台上唱‘班动’时，观众即在台下欣赏，偶有一两句话讲得特别聪明，立即便可得到大声喝彩。浪吟舞的进展可分为两段，前段动作较缓，可以载歌载舞（跳浪吟的技巧中实包括有舞步，臂和指的‘波动’，以及身躯的摇摆三项，……）舞者的神情也较冷淡。到了第二段，音乐渐快，动作也较疾速，于是汗在流，腰在扭，手在摇，臀在摆，胸部也在颤动，舞者受了音乐及自身动作的陶醉，渐进入半昏迷状态，而观众，音乐师或舞娘们就会大声喊：‘占安拉巴特！’（*Jangan rapat*意即‘不要太近了’），这就是浪吟舞的最高潮。随后就是嘎然而止，舞者揩着汗满足地走下台来，观众也松了一口气。……”（吴进1951：39-42）

1929年5月，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吧城召开，科学家黄素封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参与，他作了会议全程的详细记录，写进他的专著中，其中就有5月14日晚上举行的南洋各族舞蹈大会的内容，共有十二组之多。例如：

“第六为顺达歌独唱。歌凡四节，系自史诗名*Tjoeminalaja*者摘下，述一王有二子一女，王令长子随幼子上天，幼子欲潜赴*Chumina*结婚，其妹至悲；後兄弟二人战，兄大败，弟遂得达目的地而与所爱者合卺焉。此为顺达人（*Sundanese*）之名曲，歌者为一男子，声音凄婉动人。……附以汉译（部分）：

深夜了，

巴苏德皇帝听见了——

一个女子在痛哭，她喊着：

‘哥哥呀，何以你能忘掉了我？

‘你真丝毫不纪念妹妹

‘而今竟和我不留恋的分别！

‘自然你怕我来追随；

‘我岂愿勉强随从你——

‘若是你不来邀我做你的伴侣。’

皇帝的女儿芳瑞·松巴德刺

她哭得极悲恸，

为了兄妹之情，

才向父亲禀明——

说话是还是叹气吞声：

‘（我的弟弟）纳瑞雅纳已高昇云端，

‘现在正翱翔九天——

‘他小小的年纪，就跌入情海，

‘确实，他要去娶其所爱。’

这时，皇帝巴苏德望

命令他的长子（耶拉德来）

赶快飞到天上——

要随着弟弟的脚跟，

勿让他四处乱奔。……”（黄素封1934：496-502）

“第八位南榜幼女舞。舞女着马来装束，极华丽，投戴凤冠，脚上着短袜。妇女着袜为南洋土人中最罕见之事。手戴金指甲长二寸许。男子亦衣马来装，惟用领带，领带又非东洋人之所有。故知舞者已多少西洋化。开场时二男在前，後立六女，分二排。舞女左右各立绣伞一把，最後设马来乐器全套。舞时男全身运动，步法和声而进，极严肃。女呆立在後，仅摇摆两手而已。……

“第十一为峇里少女舞。舞女着绣花龙凤马来式舞衣，戴凤冠，满插香花。舞时多以拳术姿态。按之我国易筋经十二势，除最末二势外，几全有，海天阔别，而能暗合如此，亦奇矣。舞名Legong，闻系表一恋爱故事。”（黄素封1934：503-504）

附录：笔者在浏览近代这些书籍中，读到一部书，名为《南洋牙拉

巅游记》（沈太闲1943）。笔者开始以为是一部游记，读后感觉似一部小说。作者自署名沈太闲，他自序中称生长在南洋，1915年来到马来半岛的牙拉巅居留三个月，感觉好像是来到桃花源，他与当地华人族群，又是女权社会的一些美女交往，描述当地民风民情，以及他与众美女的情感交流。书后写他来到北京任参议员。描写丰富细腻，情景动人，诗文并茂。该书自称曾在1929年刊载于北平《晨报》。笔者无从考证，仅志之。

六、南洋华人语言及人物

前面我们已经多少介绍了南洋部分人文环境，那么当中国人来到南洋会遇上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应该是一个颇有趣味却又困难的话题。笔者完全不懂南洋话，仅介绍近代中国人曾去关注的问题。南洋显然是世界许多语言交流的大市场。

吴进先生就曾仔细观察南洋华人的语境，得出他的体验文章。他提笔写道：“试在最近‘红灯码头’的‘真者里’（Change Alley）兜一圈吧，一条约五十码长，三码宽的小街里，一共只有二三十家小商店，小摊子，但种族的代表却有中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锡兰人、马来人、欧亚混种人等，每天在这里走动的顾客则更有数十种民族，再加上常在这里作短时间逗留的英、美、法、荷、暹、菲等国水兵，更蔚成一幅最富色彩的市景。这里所用的讲价语言，从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十数种方言直到马来语、印度各种方言、以及英、法、荷语等，只要你停留一会，稍把耳朵拉长一点，随时都可以听到。这种音乐再配上新加坡港中船笛，起重机等的伴奏，便成为一支别处难得听到的‘赤道巴黎’交响乐了。……关于语言问题，即从华侨的日常用语和商店招牌上，就可以看出其特性了。华侨因久与马来人杂居的结果，其日常语言中也已杂有相当多的马来语，而那些马来语原来又是从印、葡、荷、英等国的语言中借用来的。举个例，譬如一个马来华人如要讲：‘我连肥皂盒面包都没钱买了，更不要说结婚；我的存货也拍卖了，我只好坐着货车到警察局去报警。’那么，他多半是这样讲：‘我连「沙文」（Sabun阿拉伯语）

和「罗知」(Roti印度语)都没有「镞」(duit荷兰语)买了,更不要说「交迎」(Kawin波斯语);我的存货也「梨郎」(Lelong葡语)了;我只好坐着「罗厘车」(Lorry英语)到「玻璃厝」(Police英语)去报「马打」(mata-mata马来语)。就在这样简单的一句日常用语中,竟然包括了阿、印、荷、波、葡、英、马等七种外国语言!

“……在商店招牌上,也因为大家都用方言拼音的缘故,常使初来者莫名其妙。同是姓黄的,写成英文后,则可有Wong(粤),Ng(闽南)Ooi,Wee(闽中),Huang(国语);姓王的则有Wang(国语),Ong(闽南),Wong(福州),Heng(潮州),Vong(客家),Wei(海南);姓陈的,则有Tan(闽南),Chan(粤),Ding(福州),Chen(国语)等。在热带,冰应该是很需要的饮料,但你却不容易找到卖冰的广告。你在街上所能看到的却只是‘霜’和‘雪’。原来广东人把冰叫做‘雪’,所以‘红豆冰’即变成‘红豆雪’;冰箱变为‘雪房’;‘冰冻啤酒’变为‘雪冻啤酒’;冰淇淋变为‘雪糕’。闽南人则把冰叫做‘霜’,故也就有了‘红豆霜’、‘霜橱’、‘霜水’(冰水)等奇怪名词,以及‘此处有冰霜发售’的广告。听说福建还有个地方把冰叫做‘冰霜雪’,那真可谓集寒冷名词的大成了。

“……如果我们再稍微研究研究马来语,或翻翻马来文字典,也就可从另一方面看出马来亚文化国际化的程度。马来语中外来语特别多,最主要的当然是梵语(人体名词、商业名词、法律名词、宫闱名词等)和阿拉伯语(宗教名词等),其他如华语(均闽南音,如糕叫Kueh,豆芽叫Tauge等,波斯语,坦米尔语,印度语。土耳其语,葡语,荷语,英语,暹罗语等,亦都供给马来人所无的各种新名词。最奇怪的是马来语中的‘我’,用的竟也是外来语梵语的Sahaya或Saya(原义为仆)。……”(吴进1951:97-104)

吴进先生还在他的书中,选择了几个华人专门用词来作诠释,读后感觉颇为深刻。他写道:“峇峇 照目下一般的习惯,华侨常以‘侨生’为‘峇峇’的同义词,英国人也把它简译为‘Straitsbom chinese’。……就笔者所见的中文书籍中,解释得比较详细的要算张礼千先生《马六甲

史》中的一条小注：‘Baba 一字有数解：称生于欧洲各国殖民地之欧洲人，及由欧洲人在殖民地中所生之土人一也；……欧亚混种人及华人之男性，以别于生长于欧洲或中国者三也；专称生于海峡殖民地之男性华人四也。今则吾侨之富家子弟，其出生于斯土者，概称Baba，通常译为「土生」或「侨生」，实则义为公子。’其实，这种解释仍嫌不够完全。在马来亚，严格讲来，‘峇峇’一词并不适用于专受华文教育的‘土生’华侨，也不适用于虽生于马来亚而却未有机会受教育，并尚有眷属在国内的劳工阶级。换言之，典型的峇峇应该：他的父母已在马来亚很久，两代或五六代，与国内的关系几已断绝，自幼受英文教育在家讲马来语或英语多过原有的闽粤方言，或甚至完全不能讲中国方言，……如果一定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倒不如称为‘西崽式的马来化华侨’。……关于峇峇这个名词的来源，有过不同的说法。……峇峇一词来自印度语的说法当较可信。……峇峇的语言虽说是以英语与巫语为主，但讲得更正确些，其英语应是（1）马来腔的英语，（2）美国俚语。（3）马来语三种语言的混杂语言。……”（吴进1951：67-80）

吴进先生还写道：“娘惹 女性的峇峇：‘娘惹’——英文的普通拼法是Nonya，正确的发音则应为Nyonya。（闽南方言，娘音nyo，惹音nya）。关于这名字的来源虽也有几种说法，却都承认与闽南方言有关。……于是乎如峇峇一样，娘惹即成为所有侨生华人妇女的通称了。直到今天，爪哇还有许多女人被称为‘Nyai’的。……到一个娘惹家里，看到的是马来服装与盘脚而坐、西方化妆品，听到的是马来语和英语，唯一带点中国味的就只有这一点拜神方式了。娘惹可说在中国祖先崇拜史学的继承与传播，婚丧礼节的保持方面，也算是尽了中国旧式妇女的责任了。……”（吴进1951：81-89）

吴进先生还写道：“头家 ‘头家’原为闽南语，义为主人，音玄孖（英文书作Towkay），到了马来亚，其正确解释应为华侨从事工商企业，有相当资产，雇佣相当多‘估俚’工人，颇有地位者才可称为头家。……‘头家’才是华侨的成功英雄，也是华侨向上爬的最高目标。……这些头家们因都是用空手打出天下来的成功者，一如多数的成功

者，常具有极强的自信心，二达到固执的地步。他们又有极强的‘小生产者的意识’，……这些头家原来多是中国土地孕育出来的善良农民，都具有农民的可爱性格：朴质、踏实、勤俭、诚恳，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他们几乎养成了离不开劳动的习惯。……星洲开埠后一百年中，首五十年共有四十七个成功的头家，后五十年则有一百零五个。……侨生的头家中，马六甲出生的共三十人，星洲出生的四十二人，马来亚其他各地的十九人，于此可见这些侨生的成功者都是靠其祖先在马六甲与星洲已打下较好的经济基础，二加以发展的。……成功的头家中，……胡亚基（1816-1880）；……陈金钟（1829-1892）；……黄仲涵（1868-1924）；……陈泽生；林文庆；Chan Kim Boon；陈嘉庚……”（吴进1951：110-114）。

而在梁绍文先生的书中介绍的头家人物有：林推迁；林秉祥；张永福；南洋大文豪——邱菽园；南洋女豪杰——黄典娴；王阿福；小孟尝——戴淑原、吴顺清；李孝章；陆祐；谢怡盛；等（梁绍文1924：24-31）。

陈达教授的书中介绍头家人物有：林汉河；李光前；陈嘉庚；黄兆珪；林义顺；罗良铸；何葆仁；陈祯禄；余光源；黄延凯；李文嶽；林清渊；王家纪；等（陈达1946：65-94）。

七、小结

行文至此，笔者感觉近代来过南洋的中国人，通过他们对于南洋，特别是南洋华人的各个方面的描述，已经给予读者十分亲切、十分丰富的感受，就连我这个尚未到过南洋的后辈，也心向往之。

这些关于南洋的文献，实在是太多，本来还可以介绍近代南洋历史、南洋经济状况、南洋物产与贸易、南洋社会结构、南洋华人人口变迁、南洋华人剪影等等，但考虑篇幅太多，本文只好作罢。

本文的写作不如说是抄写，因为基本上全是近代那些有心人的记录，而非笔者自己想象推论出来的。笔者仅是分类整理一下。

近代这些有心人的记录所表现的心态，如实地明示当年中国人对于南洋的复杂心态。笔者也有如心同感受。吴进先生当年写的总结，也可以说是笔者的总结。他写道：

“正当西欧国家大事加紧向东方攫取殖民地的时代，满清皇帝却严禁中国人出国，中国人一出国门便成罪犯，以通敌论罪，予以砍头。他们之不能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自是当然的事，而一切也就非靠自己不可了。然而两千年来，他们就这样有时冒着本国的禁令，带着一点丝绸陶瓷器冲过中国海的大风浪，而后又冒着东南亚海面出没无常的海盗、热带的气候以及当地土著的敌意，做点小生意。到了大批移民的时期，他们所需一一克服的困难更是无法尽述了。……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多少中国人死在‘猪仔船’上，葬身于‘七洲洋’中，多少人消失于马来亚原始森林中，种植园里，又有多少人成为毒虫猛兽的食粮，多少人作为帮派斗争与马来王位斗争的牺牲品！然而华侨有奋斗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刻苦耐劳的德行，冒险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前仆后继，后人踏着前人的坟地继续用血、泪、汗灌溉。他们无视言语不通，习俗宗教迥异的阻碍，仍可长期住在热带而不减其勤劳，主动性和活力，终于荒野变成城市，亚答屋变成钢筋水泥的洋房了，铁路公路筑起来了，桥梁架起来了，学校医院设立了，政府的府署建起来了，马来苏丹的宫殿也由亚答屋变成巍峨的立体式大厦了。这就是华侨不断劳动的成果。马来亚繁荣了，马来亚现代化了，全南洋改观了。……华侨的来南洋是无组织的，也没带有政治性，有些还是被邀请来的，……然而华侨终于留下来了，都忍受而挨过，建立了而今的规模。在稻田、工厂、码头、矿场中，华侨与巫印民族一同工作；商业方面，华侨大小商店和无孔不入的小贩更是布满全马，华侨自己设立和支持的学校也是到处都有，可供数十万华侨子弟接受中国教育。……‘华侨’是现代历史上一独特的产物。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量的人民侨居在不是自己殖民地的外国。他们与人无争，没有政治野心，只是辛勤地和不倦地工作，身在异邦，心在祖国，然而由于他们的劳动，却不自觉地竟改变了地球上最落后的原料最丰富的一个地区——东南亚。今天，当你坐在带你去新加坡或暹罗的火车厢里时，或乘着汽车在马来亚的丛林中的

柏油路上飞驰时，你就不能不想到那上面浇有多少华侨的血汗；当你看到马来亚的现代化都市的整齐市街与高楼大厦时，你也不能不想到那就是华侨血汗所灌溉的一朵奇花！”（吴进1951：124-126）

笔者童年在香港上小学时候，学会一首南洋民歌，至今不忘。现在将中文歌词记录如下：

太阳在东边爬上来，
 庄稼的人儿到田里，
 用力呀用力弯下腰，
 使劲呀使劲插下秧。
 太阳在东边发出红光，
 到田里，
 用力呀用力弯下腰，
 使劲呀使劲插下秧。

谨以此文奉献给开拓南洋的中华前辈们！

注释

- 1 见《辞源》（1915：3），文中“土人”一词，今应为“原住民”。
- 2 参见《大清律例全纂》卷20兵律关津：私出出境及违禁下海节1页、11页，转引自陈达（1938：35-36）。
- 3 参见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下）页6-8，转引自陈达（1938：39-40）。

参考文献

- 陈达1938。《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
 ____1946。《浪迹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陈嘉庚1946。《南侨回忆录》。新嘉坡：南洋印刷社。
 陈序经1948。《南洋与中国》。广州：岭南大学。
 陈正祥1944。《南洋地理》。重庆：独立出版社。
 《辞源》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
 戴鸿慈1982。《出使九国记》。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冯承钧1937。《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 高事恒1948。《南洋论》。上海：南洋经济研究所。
- 侯鸿鉴1920a。《南洋旅行记》（第三册）。无锡：无锡锡成公司。
- 1920b。《南洋旅行记》（第四册）。无锡：无锡锡成公司。
- 黄素封1934。《科学的南洋》。上海：商务印书馆。
- 黄遵宪1981。《人境芦诗草》。载钱仲联笺注。《人境芦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587-612。
- 吉鸿昌1985。《环球视察记》。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李长傅1947。《南洋史纲要》（第二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 李崇厚编译1934。《大南洋论》。上海：申报。
- 李钟珏1887。《新嘉坡风土志》。收入王云五编1936。《海录及其他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
- 廖鸢扬编译1945。《委任日本统治南洋群岛土人社会研究》。重庆：商务印书馆。
- 梁绍文1924。《南洋旅行慢记》。上海：中华书局。
- 刘锡鸿1981。《英轺私记》。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刘薰宇1930。《南洋游记》（第二版）。上海：开明书店。
- 丘守愚编著1947。《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发展史》。南京：正中书局。
- 沈太闲1943。《南洋牙拉巔游记》。北京：北京华侨协会。
- 宋旺相1951。《星洲华侨百年史》（吴进译）。载吴进著《热带风光》。香港：学文书店。页114-117。
- 薛福成1981。《出使四国记》。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徐建寅1980。《欧游杂录》。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王博文1936。《南洋巡礼》。载吴仲伯编。《注释外国游记选》。上海：中华书局。页23-32。
- 王韬2007。《漫游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进1951。《热带风光》。香港：学文书店。
- 姚枬1943。《马来亚华侨史纲要》。重庆：商务印书馆。
- 1945。《战后南洋经济问题》。重庆：商务印书馆。
- 严青萍编著1942。《南洋经济地理》。重庆：正中书局。
- 张德彝1981。《航海述奇》。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82。《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张荫桐1946。《南洋华侨与经济之形势》。上海：商务印书馆。
- 张相时1927。《华侨中心之南洋》（上）。琼州：海口海南书局。
- 张燮1937。《东西洋考》（第一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 卓宏谋1928。《南洋群岛游记》。北平：北平达智桥中华印字馆。
- 郑子健1935。《南洋三月记》。上海：中华书局。